

鄧尉聖恩寺志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十

錄序

萬峰和尚語錄序

釋慕聯

萬峰和尚自見止岩之後居山一住二十年寒暑不易發明向上事末後見千岩無明長公分坐盡其決擇復居嵩山十二年累糧躡屨而從之者莫知其數後于鄧尉山坐斷要津建法立宗利生接物雖不動舌轉大法輪言滿天下而無原字脚與人卜度何從得此語其徒齡山壽上人不爲父隱而計露于余時當中夏槐陰晝

清一展玩間不覺鄧尉山壁立其前矍然起舞正所謂  
天目正宗真善知識也余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今觀此錄是文字耶非文字耶則此老  
口業現在具大眼目者試請與予言之

從上宗師應機接物直是斬釘截鐵初不以言句示人  
至如雲門大師說法如雲如雨猶不許記錄其語懼屬  
流布也今萬峰蔚公禪師出天目之門入伏龍之室一  
出世住山卽菴居中吳垂三十年履真踐實吳人多服  
其化而登其門者可謂駢肩案迹但隨機開導未嘗以

言句形于紙筆其徒華首座私錄其語間以示予請識  
其後予聞此老末後一段光明尤爲卓異宜乎吳人家  
繪其像而敬事之所錄之語特其土苴緒餘耳雖然道  
本無言因言顯道讀是錄者忽然築着磕着洞見此老  
心肝五臟未必無其人也故爲書之洪武癸亥春前往  
天界全室叟宗泐書

海舟普慈禪師拈古頌古序

沈貫

禪師諱普慈吳郡海虞錢氏子也少讀楞嚴有疑往叅  
萬峰大師得悟印可付以法偈不久辭大師結廬於西

洞庭三十年不過湖每嘗自痛未徹法源萬峰久滅寶  
藏已逝今無其人發明差別法智聞虛白岳公在安溪  
東明說法親承萬峰祖印作用大有超過古人隨棄廬  
往叩居旬日大悟深入堂奧洞達濟宗源底纖毫無滯  
遂嗣岳公始知悟有淺深法無隱秘但有坐定悟境而  
不肯百尺竿頭策進一步耳嗚呼海舟嗣岳公一事自  
佛至今無有其人人我四相微些未盡者不能爲之師  
誠古佛再現人間也無奈師年邁臘尊出世無何而入  
滅宗風未能大暢寰中惟有拈頌古機緣百則令慧日

重開破暗千古其頌或引人詩句出自手眼有合佛祖  
意者採摭而成之箇中意旨是非不敢固必但見師之  
操履人品爲法忘形去名存實自無苟足而其頌拈量  
不妄意測度謬爲撰述者也明眼人見之究之奉行有  
日在嗟乎今時魔熾法殘拈花一脉寥寥不顯於世真  
正宗師煨鑪山穴保養聖胎俟時待緣暗流枝派使兒  
孫布揚祖道雲興雨澍潤澤靈根佛祖花開香浮震旦  
觸聞其香咸令悟入者舍師之裔其誰歟

三峰和尚語錄說

熊開元

于開口不得處說法方是正宗于下手不得處用功乃稱絕學今人將修行打坐依經傍律一切憧憧知見蘊在胸中一遇上善知識言無罅縫不得箇方便進身之路道與我針鋒不對便自撇開正論別理閑言增長無限我慢貢高惡習是猶五都市賈收貯米鹽雜盆以至珊瑚妙寶百貨物備以待過客直入而貨售則適然志滿自以爲無不應如有畸人語以是諸實法等于龜毛則羣詫爲妄語雖持其臂告之亦必唾不顧如是說法誤盡兒孫祇成骨董如是用功忙枯腦血無採葛藤便

恁麼會道能行總是識情搬弄于祖師頭邊事全無交  
涉安得有出頭日子痛哭痛哭三峰和尚闡揚宗旨不  
啻千萬言而其教人入處却獨拈箇竹篋子話硬殺活  
人學人苦其無有門徑可通遂往往葫蘆提放過甚有  
疑其誑語者殊不知話頭之妙正在不通門徑門徑不  
通則一切憧憧知見都無用處平日蒲團上收攝書本  
內鑽磨眼孔邊定動肚皮裏打算底本事只得盡情拋  
却抵死研窮久久忽然坐斷內無出路憧憧知見一時  
頓絕不識此四大置在何處便是法身現在止爲鼻孔



不在手內尚卷舒不得自繇一日頂門霹靂于無罅無縫處撞開關棧一輪杲日當天頓見娘生鐵面始信懵懂知見我這裏原無他分就是塗膏點漆也粘惹不上只落得箇赤條條地無上無下無左無右無古無今無大無小無裏無外一齊函蓋圓覺經云百千世界一滴之雨能知其點數彌陀經云各以衣裓盛衆妙華供養十方如來卽以食時還到本國此際看來都成實義更有何身心世界虛空國土足爲留礙如是廻入火宅中間徑行直步不用垂簾閉戶塵勞猛焰本來原自清涼

先德火裏生蓮豈謬語哉然要知是火裏蓮花非有甚  
神通法術入火不燒原是入水不濡入泥不污底本分  
但要直直長養可如斗大卽可如車輪大卽可與八萬  
四千絲旬等大十方三世諸佛菩薩納于是花一葉之  
中都無逼促亦無雜壞又何火宅之足云不然者或拔  
置瓶盆或用奇方接蒔或屈曲枝莖倒插泥壤不逾時  
日與敗草同朽腐耳可不察與說法用功至與麼地終  
日翹唇鼓舌擦掌摩拳父母未生前面孔未動一纖塵  
許還看竹篋子無恙老和尚無恙便好鼯天麴地大睡

一覺慧師非誣人也余自吾鄉覺來大師所出山二年于茲未見有拈及此者一日過玄墓山萬峰古道場得見和尚初語間未能得其底蘊尚未警服是夜別去方丈取和尚普說法語諸集挑燈朗誦一過遂竟夜不能成寐明日再相舉證始知和尚吾師一流人千里玄風立教不同而宗旨自一宰官居士正好喫他三頓痛棒非敵手也因索其未盡傳之語錄得四卷凡一百五十四篇悉付梓人以廣其傳叅學者須剗盡知見降伏其心一聽和尚鉗錘方于此四卷中一句四句有箇入處

不愁不悟不愁不了若曰和尚誑人則釋迦老子誑人  
臨濟德山誑人慧師誑人萬峰無念誑人我太祖高  
皇帝見無念則喜去無念則思是喜是思爲因爲想若  
有纖塵知見在世界便自狹小有天子明堂無和尚結  
菴處矣

頌古語錄序

蔡懋德

今天下聰明強力之士率喜爲義路之學彼其心識之  
所依通旣日有可見之動而靜景之所栖泊又暫得幽  
閒之樂且學問愈深我見愈重與之隨順贊歎尚肯盤

旋與之當頭劈棒入骨逼拶則且怪且笑直欲作無禪  
論矣而一二善知識叅教明宗微開一線此爲接引學  
人地非不婆心甚熱而教外別傳之指當前閃電之機  
遂使靚面差池交口唾罵所係殆不小也嗟乎時當末  
法人尠深心葉公一生好龍見真龍而怖走豈特此一  
事爲然哉法華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真非真之病  
罄竹難數而獨舉前義路之學者蓋學人酣醉于他路  
其昧巨其所爭在枝節膚貌人得摘刺之故一日幡然  
猶易學人酣醉于義路其昧細其所爭在根莖命髓人

偏尊貴之故一日幡然反難古德謂以思惟心測如來  
智如將螢火燒須彌山使以文字道理求祖師禪不幾  
仰箭射空箭盡而莫得虛空所際哉噫嘻未易言矣今  
身黑鵠白鶴長鳧短有目者能辨若躡泰山巔望吳門  
足練卽顏氏子且在恂怳縹緲間况餘人乎此非眼開  
心直真叅實鍊者其孰從鄰虛杪忽之介而洞然別白  
之三峰漢月和尚得法金粟而智過于師精微自闢固  
非廓門外所敢料量但覺其提警學人處如萬仞壁立  
不許攀緣只要人勿畏險危勿恤身命一擊一撞斬關

直入入得纔好商量正如人遍身麻木須一針一錐得其穴道使知痒痛方好下藥而學人于壁立沒攀緣一步便已瞪目搖舌掉去不前又安從量其入後所詣之淺深而讚之訶之也哉然和尚婆心較熱不妨以文字說法語錄若干種皆所謂舌頭談而不談似有義路而絕盡義路攀緣之愈見壁立而一往猛擊自有迸開時節者也近見諸方競抹殺宗旨致賓主炤用末後句等極妙的骨髓盡喪僅以一棒一喝一聯詩爲得旨其間線去絲來淺深起住魔外佛祖之分無從勘驗乃不惜

口業一一將古人差別公案頌出俾大心凡夫卽有八處正好力叅以振續七百年臨濟之燈此其心良苦矣廓根鈍習穠幸從和尚法門小具信因誓此生決不作文字禪自了而大事極則實未死心鍛鍊透過何敢容易置語第丁佛命懸絲祖道孤危之際寧能昧吾胸微光屈殉時賢崇尚而逡巡噤嚅不一發明其說耶故不揣謬披管見以請正于天下後世之大開心眼直斬疑關者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教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廓



于和尚亦云天下後世果有能從之者必知廓言之非誑也夫

三峰禪師語錄序

周永年

三峰和尚以萬峰老人之嗣孫來居鄧尉祖位重登宗風大振當提唱之始年亦預在叅請之末語出錄成請以人刻同事者謂年宜有片言以引其端年于宗門曾無一知半解安敢輕語機緣妄譚般若特因輯造吳都法乘一書亦嘗窺識前言往行則請以記事代颺言可乎當六祖之已傳衣而未下髮也聞其風旛非動之語

卽從衆會中推出爲天人師者實維吳僧印宗是舉曹  
溪法水霑溉天下緇流也我吳人當居首功當五燈之  
未出也彙集佛祖機緣進景德傳燈錄實維承天道原  
禪師是舉別傳心印勘定後世禪派者我吳地又當稱  
武庫臨濟一宗其嘗開法于我吳者如翠峰月南峰廣  
定慧信瑞光月般若端薦福亮穹窿圓東齋川寶華鑑  
泗洲元永安正慧日道育王裕南峰辯靈隱遠明因玩  
雪庭淨寶華顯覺報清等諸耆宿固代不乏人而虎丘  
隆之後乃得應菴華以至高峰妙中峰本諸大祖師則

楊岐正脈獨此一支經行于我吳者爲最盛幻住之子雖有天如則師居于郡城之師子林乃若遇山懸合其師記遣徒人應夫 帝召則幻住之孫萬峰老人在元末 國初興顯于我吳者爲最著厥後無念學別住九峰虛白岳亦別住東明月江淨又別住古道所謂寶藏持之的裔傳至龍池金粟而還歸玄墓直繼蔚師者則惟我三峰和尚而已和尚得心于高峰得法于覺範皆以無師之智印不傳之秘舉近世兼打坐者苦其沉滯兼講究者痛其廉纖而悉去其病乃往嗣金粟金粟單

提三頓痛棒爲黃檗再興而和尚重監三玄要四賓主  
如臨濟復出會萬峰禪院久已化爲酣歌恒舞之場者  
得徐氏喜捨而復返爲蘭若和尚先從諸地主檀那之  
請而入院安禪復徇邦君暨諸長者之請而開堂演法  
此語錄之所繇布也先是山中所鑄法華鐘屢放異光  
直貫塔院初謂聲光交攝舉皆經中不思議力今乃覺  
爲大善知識瑞世之徵矣年慶此遭逢轉慙頑懦猶蒙  
悲憫時加開示爰表中吳之殊勝並繫祖燈之繼承使  
于未展時先生一段希有之心庶于未開口前一摺會

盡從前向上之旨是爲序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十一

募疏 附附

玄墓造殿疏

董其昌

姑蘇有玄墓者蓋震澤之上游梵天之靈境也雪映梅花似得孤山之路泉歸蓮社如游慧遠之林昔萬峰曾一口吸盡具區今僧灌披三條悟明大事荆秦旣剪輪奐將興雖蘭亭故有茂林船子上無片瓦念佛地有金尚資檀度而僧人作定反與道謀信能傾銚鉢之餘贏便可落招提而游宿多材爲林不敢期於一歲善因成

寶林寺志 卷二  
果是所望於十方嗟乎昔也僻鳥窮巖尚有啣花之鳥  
今也朱門大宅聞如緣木之魚何則名聞既普刹那而  
化寶坊感應未交畢世而難茆蓋欲攝慳吝之種須豎  
精進之幢不日成之吾筆非椽斯言左券哉

玄墓山買飯僧田疏

王穉登

郁秦玄墓門安在晴湖千頃浸玻璃萬峰師塔院猶存  
香骨一函生舍利洪武時輝煌梵宇至今 賜額自天  
題嘉隆間流散僧徒縱欲布金無地着波濤三萬頃無  
處安禪竹樹一孤村誰家乞食腰裝頂笠到來香積斷

炊煙杖錫持瓢入得山門空蔓草住山真惠少年苦行  
獨立無依雲堂上欲供十方僧塵甑中全無一斗粟蓋  
謂有米作飯米盡而飯亦窮不若買田種米田存而米  
可繼鉢中如水誰能阿堵化青蚨囊裏生雲安得水田  
飛白鷺有錢施錢有帛施帛須教早結良因得尺則尺  
得寸則寸是必共成勝果休論貧富貴賤人人盡發菩  
提心不分賢聖凡愚箇箇悉沾禪悅味

鄧尉聖恩寺募齋疏

姚希孟

今天下法席之盛極矣招提相望四衆迴繞登壇墜義



多屬講師而教外之傳幾於絕響。昭代二百餘年佛法盛而宗門衰如雲門馮仰法眼三宗斬然既久臨濟曹洞亦在明滅間賴金粟博山諸尊宿稍爲撐拄耳余嘗語二三禪侶何不共扶此事忍使壁觀婆羅門一派家風至今日銷歇且義學門庭橫說豎說縱饒石人點頭猶恐墮在所知障於生死關頭未能提刀直入持名一路最爲切近然使性光未迸終成滯惑况悠悠忽忽火力不猛終日念佛不知念在何處至於念佛是誰向上一路更茫然無轉身站足之地矣夫看教與念佛在

初心必不可廢看教者如頑徒得師念佛者如矯兒傍  
母然終日尋師指教忽橐筆而赴選場家中戀母啼呼  
偶出門而逢暴客師既講解不盡母或迢遞未來此時  
此際危乎危乎大可怖也則叅究一事真急抹良方矣  
頓悟漸除佛語具在豈待拈花會上始逗露消息而宗  
門駕祖師於如來禪上者總是塚絕義路又未許痴人  
前說夢也予學佛日久近欲究心於禪因知宿生習氣  
絕非楊大年張無垢一輩人至古來善知識如廣慧妙  
喜者今世定不乏意欲辦草鞋錢廣爲諮叩以迷陽載

途枳足未敢三峰漢公傑然擔荷此事於鄧尉山之聖  
恩禪寺聚諸學人曉夕提掇浹歲之中風光透漏四方  
來叅不期來集擬以來春演法提唱宗風夫紹隆祖席  
各有稟承正印相接者如宗子之承祧分投住山者如  
本枝之藩甸千百年來雖衣鉢禁傳而譜系不爽固非  
來學所可共載亦非自己所可濫膺但以性燈失焰慧  
命垂絲若人人各抱謙冲則奄奄將成匱絕昔年紫栢  
大師宗風丕振棒喝交馳原其得統何人迄今似續何  
在總爲絕學道喪得人而興謙言之則爲閏位直言之

何妨崛起守先待後寧多讓焉况三峰曾叅金粟執侍  
巾瓶仰迦流傳直接臨濟論其荷擔之勇卽草昧可以  
自闢乃肇述之由則芝醴亦有源本當此式微衰颯之  
運忽有弘道提唱之功此諸方尊宿所共爲塤篪亦遠  
近宰官所樂與金湯者也禪人某願殫心力爲之粥飯  
主人此最上一乘事余何敢復言飯僧功德落有漏之  
因卽古來公案亦何用蒼葢成文效頭上安頭但欲覓  
黃魯直所書徐龍圖禧請晦堂說法疏摹勒一通置法  
堂前毋令草深三尺耳戊辰九月撰於毘陵舟中

募修佛殿疏

釋法藏

具區三萬頃諸峰七十二若奔若回似駐似伏從天目  
墮茗溪落蒼弁渡洞庭起於漁洋躍彼穹窿迴勒一脈  
而西突然鄧尉奮舞衝霄之鳳雙翼低垂如鉗如窩其  
下乃天壽聖恩之古刹也寺前平湖羣峰拱立案上鉢  
盂如從曹溪來飯氣猶蒸蒸然在米山柴嶺置于左雙  
履八縫浮于右古殿巍于中傑閣峨于後國初迄今  
雲浮丹剝雨濕棟虛天王殿址石柱孤立而

聖祖賜無念禪師詩序碑亭亭竚芳草間野花獨笑山

鳥自歌而不知萬峰大師剝業之有關於法道之隆替也追惟萬峰開山繼之璿藏清宗列祖五代之隆今二百年餘矣藏媿不材甘於樗朽第覩此荒落不無激于花鳥痛于法道是將有事于弘闢適苦行某發心奔募巨木于池陽以叩夫大檀屬不肖自書疏語以見信于大方藏媿不文敬隨筆略此以代夫椎鐘廣告之遠響云

聖恩寺募飯僧田疏

文震孟

世尊說法四十餘年自阿羅漢而下無不人人乞食供

養此何以故道人  
家風辨道不辨食  
衆生願力修供併  
修道布施因緣所  
從來遠矣然而有  
歡喜布施者有發  
願布施者有口舌  
布施者有身命布  
施者有隨緣布施  
者有恒河沙數布  
施者何謂歡喜無  
所吝惜者是何謂  
發願一切懺悔者  
是何謂口舌竭誠  
勸募者是何謂身  
命不惜頂踵者  
是何謂隨緣見善  
作福者是何謂恒  
河沙數無可限量  
者是施雖不同而  
同爲利益利益雖  
有大小不同而同  
是福田善果故飯  
僧一事乃真無量  
功德施之不可不  
亟并不可不力者  
也吾吳自萬峰無  
念

二祖以來二百餘年宗風衰墮不惟無知之抑且無聞之矣漢月老人獨具明眼拽杖三峰自得折竹消息遂直追萬祖而親見臨濟卓哉邈乎不可尚矣吾友徐慶生自髫年雅慕宗旨三謁紫栢而三爲病阻乃嘆夙業沉黑痛加刻勵迨後幸遇漢公而遂委心皈依并修其從子仲容之志以玄墓書院數武地爲漢公禪室學人雲集而齋厨蕭然其何以安漢公乃相與謀所以計長久而續振萬祖門風者無如買田便日計一畝畝以三百六十而止畝計三金金以一千八十而止慶生遂慨



然願爲苦行頭陀勸募同志分毫十百一憑願力其或  
爲歡喜或爲發願或爲隨緣或爲恒河沙數施者自施  
受者自受利益者自利益若以口舌布施慶生則自任  
之不繼惟有身命布施而已願有志者慎無錯過漢公  
因緣而別云布施乃真布施也

募置叅禪田疏

釋法藏

余少善病目不知書及棄俗修出世法遵如來持鉢一  
食暮宿塚間糞布蔽形繩床隨地之教深見超然離脫  
冷月孤雲飄飄乎不知有身心世界之爲累矣遂疑東

土百丈諸祖建叢林開田置突大違佛制初未知其爲  
深體佛心以弘道極贊皇綱以成化也旣而携一笠過  
海虞之三峰漏室破鐺拾隴邊菜葉乞村中麥飯月燈  
地席於 神宗時亦但知有佛制而尚未知祖制之當  
學也廿年以來民齒日繁僧衣益夥就食人間者十戶  
一堂百步一院月米盞飯林林總總檀福雖隆而施力  
漸淺矣頃以祖禪一唱於天壽聖恩禪寺僧海忽來持  
鉢不使人間宿塚難於露地曰募堂曰乞米奔走則不  
便其聚叅坐對則難耐其枵腹始知如來之法不便今

時祖制開田有禪當世矣因闢東土聖人書至大學云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是知聖王之治生財於井田用財於民力  
民富有而國計充民生安而王道久也方今天下賦出  
東南一隅地而九邊待餉萬役需食且海水久淤而窪  
浸巨溝滄漸塞而高阜荒民力瘁於供應商賈疲於關  
津曠人多而工益煩司農勞而財道限丁此則畏生死  
之心人人真切而日趨於超生脫死之場焉欲求損緇  
益素則勢有所難遏也觀此則古住持之法政合行於

今之世矣夫開田說義爲 時王闢荒落以安於曠也  
制規安衆爲 時王植良善以化兇頑也種藝貢輸百  
姓無異也開丁圖版四民不餘也所以出家薙染者爲  
成道利生耳夫成道利生佛之制也開田禪 國祖之  
制也一舉而兩得之矣是當募福田于大檀而繼法餐  
于僧衆爲長久之策宜矣監寺某計置僧田三百六十  
畝則率持戒之僧力耕以自食斯不礙其日上殿 祝  
延時陞堂說法也利益莫大矣哉計田直每畝白金五  
兩或施百畝十畝用飯無盡之僧以種無涯之福此政

爲佛卽尊 皇弘道卽助 國矣謹疏

建天王殿偈

釋法藏

蓮花佛刹四王持建寺生生護佛慈國土永堅風雨順  
一生成佛豈云遲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十二

請疏

請三峰藏禪師住鄧尉山天壽聖恩禪寺開堂說

法疏

熊開元法名如志

伏以變化卽成龍半畝方塘雨吼分明未是鏡一堂空  
鉢雲飄好喃喃唳折棒子無頭一喝剛兀兀坐拾鐘聲  
不繫之航恭惟大師蓮座萬峰空裏去來金剛山中出  
沒庭前皆是草竹影分披枕子聲橋下更何人魚鉢蕭  
疎清夜月明明祖師意古栢蟠溪若葱寂寂永嘉歌蟬

聲徹天相際花嫣蝶舞坐看雲起石邊喫茶洗盃忽聽  
雷鳴床角枯梅下馬去牛來磊墻時風清月白行深自  
在般若炤也真如常住摩訶薩乎東階致殷勤北面通  
禮讓那處安身未奇絕怎知格外有高風若更佇思逆  
順太平草木成兵如志志願宏深翹勤瞻仰

疏二

伏以青山依舊萬峰何似三峰白月重新九夏已過半  
夏無論應時而結制所當開法以接人良馬能馳功全  
資于鞭影野狐欲脫必得渡于杖挑爭聽白椎渴承玄

誨恭惟漢月大師寶華敷座金縷傳衣折竹悟心知因  
緣之甚大握筥驗物明觸背之皆非大暢宗風露出本  
來面目高提祖印坐斷天下舌頭一句中間具有三玄  
三要兩堂齊喝立分誰主誰賓今此名山夙稱禪窟拾  
聖祖詩中之松實嘗聞草木吹香飽蔚師鉢內之餘糧  
無俟天龍送供顧以時常末法祖庭久覩其荒蕪茲焉  
運值中興宗旨再從而昭揭幾多龍象隨高步以周旋  
如許香花結勝因于久遠恭迎瓶錫竚領鉗錘轉法華  
乎洗鉢盂乎但見案山當面將虎鬚者安佛名者從教



緇素同參謹疏

趙士諤沈珣孫枝芳李逢節呂純如周祝周祇吳士  
龍寧接武陶元采沈正宗龐承寵葉紹袁葉紹顥顧  
廷檟吳有涯周永年趙度沈自繼周永言周永肩沈  
自友陶廷燁吳晉錫吳溥德趙庚張起周世澄周廷  
祚沈應禎沈介立等同具

請剖石壁禪師繼天壽聖恩禪寺開堂說法疏  
伏以曹溪一滴澍千江法流再潤少室孤燈傳午夜祖  
焰重光惟宗乘雅重俊兒而大事難依敗種黃檗親遊

馬駒窟能隨捲簾之踪白雲翻斷鸚鵡洲不媿雪珠之  
席矧法末正憂掃地式瞻多子能持迺座餘尤慶得人  
洵幸濟宗不墜一花敷葢大地生春恭遇剖石禪師清  
姿玉立妙悟淵淳帶下綰單傳夙負祖庭麟角峰頭標  
大隱深藏法窟獅威鐵額銅頭摧倒千七百人而獨立  
華言梵行善來二十八代之後塵靈樹遺符識金輪之  
真主戒壇懸記應明鏡之非臺會鄧尉堂頭和尚鹿苑  
終期鶴林高逝三要三玄之雪調屬和寡儔四喝四簡  
之牢關囑累有在顧獅位猶虛繼踵龍門誰任先馳拖

白練而坐斷香烟詎夢先師的意背青原而競高甌鏡  
徒勞靜處尋思不有芳賢將成廢席惟師良玉在璞球  
琳已耀清光况今神劔重施溫栗能沉素匣親聞末後  
句飽觀紫磨金色之身已換上頭關堪受紺網珠光之  
座葉波在邁何辭禮雞足以求師慈氏當前是用哀龍  
華而補處便請聳身華藏高御刹塵携來雪嶺一枝藤  
蔌藜尖刺破瞿曇鼻孔拈出梵王三寸鐵劔刃上劈開  
龔臚頂門建前人所未建無妨發新令斬新條明向後  
之欲明一任南斗七北斗八雲橫谷口攔五家衲子以

迷巢電閃塔傍撈萬峰老人而上壁是號再生之日真  
酬不報之恩所以衆山開士闔郡道盟瞻畫甃而悲流  
嘆金棺遙而金言不再仰猊絃而喜動幸象王去而象  
子猶存衣鉢寄中峰雙髻之音徽如且繩床歸百丈西  
江之水月長暉鐘鼓雷竝人天雲竚不勝翹肅瞻仰之  
至

申用懋顧天敘文震孟姚希孟劉錫玄郭忠宁胡汝  
淳顧宗孟沈士奇蔡懋德沈幾李模徐汧張世偉王  
志長王佐聖陳宗之楊廷樞王志慶顧咸正鄭敷教

張發許元溥陸坦徐籀文從簡張世俊管瓏徐波文  
震亨姚宗典張我城黃翼聖沈愈昌姚宗昌文秉王  
偲周茂蘭王偕申緒隆王倣張奕周茂藻徐淳文乘  
申繹受許元恭章美張邕李楷蔡方熺許元毅戴頴  
昉張鉢汪日燦汪日燧魏肇曾張封王瀚李拱文東  
朱陞臣周之軸徐允善戴文光等同具

疏四

伏以一棒掀天震毒鼓而聖凡俱喪五宗掃地撥寒灰  
而烈焰重飛自非法王孰肩茲任惟我先師漢月大和

尚落梅影裏踏翻觸背之根折竹聲中透盡要玄之路  
野狐徧天下曳杖挑來法席滿荆榛運鉏載柞釣洪波  
而金麟始遇方幸說法有人擔柳櫟而直入千峰正好  
自埋不顧爰虛猊座用伴鯨音恭惟剖石大禪師夙賦  
英靈親承陶冶實鄧山之嫡子自應繼紹重離離濟  
之雲孫直擬嗣陪空谷念先兄買山日久半屬屠沽幸  
寧等舍宅未幾頓成叢薄此固荷前人開創之力實還  
賴後賢善守之功謹遴廿二吉辰虔請寶幢踞座伏冀  
仰維祖風俯憐庶有度主百餘會未度之人天唱四十

九年未唱之法要俾尉峰舊莽闢盡狐嗥震澤新濤濯  
清韞窟庶幾有情無情藉鄧山如藉臨濟塵說利說契  
大師如契先師寧等且世世霑被無旣矣謹啓

徐秦寧同弟泰安率姪淳友淳讓洽洵用汲波元儁  
元芳元鼎溶元會沆濟澈瀛夢得同男淳潛姪孫光  
祖樹丕樹敬樾樹藩樹紀樹韡樹芬姪曾孫燧煦煜  
與燂燂等同具

疏五

代以六月霜晨萬里不生寸草三更日午千林何處孤

峰石女兒解舞能歌鐵餗隨時供衆莫謂白牛懶惰  
空打車轅應知青島沉冥猶傳記荊恭惟剖石大禪師  
得來蘄絕用處縱橫調清濁妙撫獅絃攬頭尾掀翻虎  
窟紹濟宗三十二代轟轟鼓於寂音環具區七十二山  
應洪鐘於大歇坐看木蛇脫兔難禁露柱搥胸只因先  
和尚折竹聲中偶然築着磕着以及今聖恩拈花堂上  
乘便撒土撒沙秋濤捲萬壑風幡古鏡落三江水石會  
中龍象方驚函劔之雷鳴塞外烽烟永靖橐弓於月指  
伏願慈雲垂接均利諸根敷陳行脚得道機緣普爲法



界人天眼目生等雖路窮峭壁莫敢躋扳而香徧遙空  
曷勝顛企謹疏

于仕廉于玉德王重王觀宗荆本徹曹宗璠于鑒之  
于鑿于美中于在鎔于嗣昌于鍾荆彬于重慶于頴  
于止于汝祺于清袂等同具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十三

塔廟

開山萬峰蔚祖塔院在寺西北涅槃山洪武十六年正月門人普壽等鼎建天啓丁卯僧紹覺重修

虛碧璿禪師塔在殿右拈花堂後崇禎癸未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孫弘璧重修

寶藏持禪師塔在寺西北大井東南崇禎己卯十一月重修

果林禪師塔無存

碧潭清禪師塔在虛碧禪師塔西北大悲殿右塔廢久  
基存

聖恩道宗禪師塔在開山祖塔右肩崇禎十二年十一  
月重修

聖恩於密藏禪師塔院在寺西北隅方丈後崇禎十年  
七月二十九日嗣法弟子弘璧等鼎建

相首座塔無存

曹林文法師塔在大悲殿後

鏡心覺法師墓在開山祖塔東北

曇旭老宿塔在曹林法師塔右崇禎己卯十二月住持  
弘璧捐鉢資施造

普同兩塔在祖塔左右萬曆間僧炤覺重修

祠墓

附

鄧將軍祠有三一在山南湖濱門有古栢一在志里村  
一在顧巷傳爲東漢太尉鄧禹三兄弟所居此當是  
各村立祠祀將軍耳今寺前有鄧尉廟

竺山祠在西灣興福祠在米堆嶺下司徒廟在青芝山  
北皆未詳其人鄉人歲時於此祈賽云

晉青州刺史郁泰玄墓在山寺後之東一云在山南村  
按塚墓記玄性仁恕葬時有燕數千銜土飛集其塚  
上鄉人歲時祀之

寺之南曰袁墓村有葉和甫墓和甫名侃贈金紫光祿  
大夫秦恭之孫登紹興乙卯進士丁時多難不樂仕  
進竟隱而終初山名或稱鄧尉後有發地者得和甫  
墓中石實紹興二十九年鐫字云葬袁墓村鄧尉山  
與舊志合始正其誤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十三

終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十四

塔銘

祭文像贊附見

慈光寂炤圓明利濟萬峰大禪師塔銘

茗溪花城隱士海安同知沈貫撰文

太常寺卿程南雲篆書

一真法界萬象無跡妙有不妙真空不空寂而常知無  
機不備洞炤十方含包天地故名大覺吾佛證斯開方  
便門示真實相迦葉得斯破顏微笑越正法眼少林得  
此面壁九年與可安心以三卽一以一卽三四七二三

皆證此也。佛佛相印，祖祖相傳，衣鉢可藏而法不容泯。曹溪付與南嶽，嶽授於馬祖，祖得百丈，海海得黃檗，運得臨濟，玄一花五葉從此而分。臨濟瀉仰雲門，曹洞法眼濟得黃檗，親傳古云：臨濟正宗一十八世至高峰妙公，公得雪巖欽，公心印居天目山獅子巖三十年，不出死關，四方從者雷動海湧，鮮有昇其門者。唯中峰本公深造闢奧，以得其訣，通博無碍，以大辯才息三教之有破六宗之執，王臣慕仰，帝道施恩，入室弟子以數十計，惟千岩長公得其法，爾岩得其傳，居義烏伏龍山建

大伽藍學徒恒數百人攬動江山名傾宇宙齊魯燕趙  
秦隴閩蜀外而日本三韓八番羅甸交趾琉球莫不奔  
禿膜拜咨決惟萬峰禪師一人最爲上首師諱時蔚號  
萬峰溫州樂清縣金氏子母鄭氏夜夢白氣亘天因時  
懷妊癸卯八月二十九日午時生母晚年生師雙子師  
得第二母欲棄之有姊金氏鞠以爲子年始七歲父母  
俱喪忽一夜自覩白光滿室賢愚莫能知之十三歲依  
本縣演慶寺昇講主出家十六歲爲僧因看法華經安  
樂行品云在於閑處修攝其心師有省問講主此語如



何解說講曰世尊教你向山間林下結菴辦道師聞其語不勝欣喜長時打坐兀兀如癡講曰汝非吾宗人也令師遊方問道年十九歲更衣學禪受具足戒遊于兩浙至杭州聞虎跑止岩和尚道譽遂往禮拜請益岩曰因甚叅禪人不悟真性逐日區區打闕過了也或三五成羣說長老如何或三五成羣說叢林好惡一向不在已躬下做工夫若要了悟大乘切要真叅實學從頭開發一遍就付三不是公案岩云便從這裏晝三夜三心心無閒念念相續叅去師得開示夜不寢席日不涉緣

以經數月未得其決復回明州達蓬佛跡山卓居辦道  
正在疑網中忽聞寺中宗律師舉百丈問瀉山云不可  
喚作淨瓶喚作甚麼山出踢倒便行觸發疑情不覺因  
地一聲打破疑團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非一切世  
間境界可比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咄這鈍漢正好爲  
渠三十棒本來現成何有許多周折頌曰如來臘八覩  
明星也是將鰕作眼睛爲有遠孫明悟處日輪當午豁  
然明自厥之後徑往華頂峰無見和尚處求其決擇見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上前問訊叉手而立叉問如

何是道師云道無可道見云不道又不道箇甚麼師云  
正要和尚疑着見云疑着卽錯師云不疑亦錯見便喝  
師亦喝見又喝師亦喝拂袖而行見云侍者侍者你雖  
悟得箇真性年紀小在未可印證你來汝且居山十年  
二十年我自令人來取你也其年二十六歲復回達蓬  
數載自後竟無消息師忽聞虎跑止岩和尚圓寂久時  
師遂往掃塔偶宿靈隱旦過忽聞方殿王舉千岩和尚  
一頌云斷崖和尚春圓寂無見知翁夏亦亡畢竟有生  
還有死千岩不久也無常兩輪日月如梭過一合乾坤

是磨忙寄語諸方叅學者莫教蹉過好時光一聞便知  
來意一同本僧直造伏龍相見和尚纔入門便問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將坐具打一圓相叉手  
而立問答不錄偈呈南泉不是惱人心有要將心去捉  
心不是我心不是佛性空寬廓有何尋師允諾就命堂  
中第一座辭不獲已黽勉祇領忽一日和尚陞堂舉無  
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師出衆震聲一喝拂袖而行和  
尚示偈云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  
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師見偈從此退職遂往蘭

溪州嵩山結菴辨道奈何十方雲水交叅四海高賢咨  
決千岩令人持書相招前日堂中大衆問老僧首座如  
何不來走遭以見衆人之心歡喜老僧門下得人你如  
何執坐于此以知斯意師念愚魯于宗無補不敢妄爲  
擔荷大法後于壬辰三月二十四日和尚令源藏主送  
法衣頂相來岩云老僧袈裟一頂送與嵩山蔚長老畧  
表叢林之道念非諸方兜法子者也呵呵師得法之後  
因浙東田少山多不堪着衆又遭三年亢旱由是行錫  
蘇州遊翫山水乃見光福鄧尉山山水相拱龍虎盤旋

朱雀導而玄武從陰陽合而子午正朔建道場鋪舒厥志三十餘年道風遍布如谷應聲往來雲水靡間賢愚駢集座下致無虛日於洪武辛酉正月十五日告衆曰吾今時節至矣大衆切莫遠去門人駭然不散後於當月付囑衣法與衆弟子門人行宗問曰和尚會中幾人得法弟子師示偈曰慈悲無念華開果熟因地分明慧寶致囑清徹源源一派流千古萬古來相續付法已訖此日京都西天師父令慶侍者來報師欲以奏聞請師相見一一應答酬謝以畢明日二十九日乙卯午時付

囑門人曰如今已得須向山間林下鑿頭邊接引一個  
半個闡揚吾道報佛恩德不可攀高接貴輕慢下流逐  
利追名迷真惑道如今末法將沉汝等切須仔細道了  
結跏趺坐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  
當天語畢而逝春秋七十九僧臘六十夏停龕十三日  
肢體溫如形容儼若門人普鑑等取二月十三日巳時  
奉全身瘞于院西涅槃山之永光塔四衆弟子哀聲動  
搖山水師一生清苦莫能言之衲衣蒲履錙銖不蓄數  
處開山畧無顧盼學徒皆稱菩薩不呼名諱受化僧俗

莫知其數室中舉古驗今直截根源並無剩語所有示  
衆語錄送行法語不肯流傳但曰從上佛祖種種言說  
句句朝宗言言見諦後學初機畧不聽從况吾區區杜  
田話柄乎悉付火燼門人記錄畧成文卷仍行于世門  
人普壽敬持行實勉余請銘余才輕德薄不敢汗禪師  
之德自念爲師嗣法弟子海舟和尚座下叅學久矣况  
吾祖父亦受天目中峰和尚戒諭往來不徹余一日請  
問海舟曰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  
知所標畢竟非月此理如何舟舉手云經也月也指也



余憫然舟拍案一下云月落寒潭因而有省乃知月指  
不別爲經從此知師之道非凡情之所測也了知一月  
當天本無標指無指恐觀者不覩真月直指之言智者  
觀之有進故述其銘銘曰

天目穹窿 大道盤宗 至高至妙 本乎其宗

千岩一隕 卓然萬峰 夢感母妊 瑞應童蒙

爰自落髮 性智圓融 一聞妙義 聲入心通

虎跑回首 歸隱達蓬 機觸百丈 頓悟真空

靈隱逢方 道契伏龍 遍歷殊勝 罔克愜衷

相彼平江 山水之邦 尉山秀拔 羣峰頡頏  
登臨一覽 終焉允臧 坎離中正 龍虎超驤  
大展厥志 洪肇道場 天人擁護 聖凡讚揚  
徒衆雲集 躋躋蹒跚 援溺扶蹶 道念遑遑  
寒之裘裳 饑之膏粱 汲引將來 山海梯航  
繼踵接跡 靡間遐方 卅有餘春 其道大昌  
爲人天師 宜壽無量 八旬相將 偈說無常  
瘞院西傍 涅槃之陽 位正玄堂 梵塔全藏  
維石昂昂 松栢蒼蒼 石爛松枯 斯塔永光

大明洪武十六年三月 日弟子普壽普福普善普堅普隱  
西序普持普華普榮普慈等立石  
天壽聖恩禪寺虛碧璿禪師塔銘

文林郎江西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郡人沈麟撰文

大中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致仕陸  
友諒篆額

承直郎尚書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范陽鄒順書丹  
姑蘇去城七十里之許有山曰玄墓面太湖枕光福衆  
峰環抱羣壑聯絡聳然而高鬱然而秀元末己丑有禪

師萬峰蔚公卓錫開山成一大叢林後至正統癸亥

聖朝請額曰天壽聖恩禪寺前有住持璿公禪師受業於本寺蘇之吳縣長山鄉人也按狀諱智璿號爲虛碧姓顧氏之子昔誕生時異香滿室經宿不散生乃神清氣秀非伍常見髣亂間識方名知舊跡父母甚鍾愛十有一歲出就外傳窮究儒書慕修梵行卽脫白投禮萬峰和尚爲師受度祝髮求真妙訣一日請師求出世法師曰無法可度但明心地卽是佛性繇是退益痛自磨礪懋勉忘食奮苦志修苦行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一日

峰舉萬法歸一公案豁然契悟遂蒙印可尋詣北山本  
空相禪師會中充侍香尋典藏鑰久之於常州錫峰圓  
通寺說法多人感化速證身位法衆請回本山協心擁  
爲住持三十餘年闡揚萬峰直指之道宏倡梵刹開拓  
境界種種嚴飾佛有殿兮僧有堂行有寮兮客有舍爨  
有厨兮粟有倉物積庫兮事事從心經行坐臥各得其  
所湖山之地煥然一新四方禪流聞風雲集遠近士庶  
慕德皈依手度弟子一十餘人師孫一十七人法筵之  
盛卓冠姑蘇師知世緣將畢擇期日限營築退居塔院

二所俱備師乃一疾弗痊瞑目長逝荼毘之日祥雲覆  
龕瑞焰充虛煙垂舍利得者爭先其師生於至正癸卯  
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吉辰也卒於正統庚申五年  
八月初九日西歸而去世壽七十有八僧臘五十九夏  
龕煉已久囑傳衣鉢遺業有托得其所付代不乏人矣  
主山徒弟道清念師苦行功過前人恐滅其德抱泣骸  
骨瘞于祖塔之左倚於本寺之右是以謹具塔銘于上  
復筆出處事跡持狀來求銘焉嗚呼生有奇異戒律精  
嚴闡揚宗風光前振後是宜靈塔以傳後人云

真如奧妙 以心爲師 了得一統 萬法咸歸

若不覺悟 色相相離 粵惟我公 生時鍾奇

幼有志操 早證菩提 嚴持梵行 恪守清規

恢弘祖道 種種適宜 靈歸西域 骸尚存斯

巍然建塔 倚寺之西 而今而後 瞻之仰之

正統十年七月 日住山徒弟比丘道清立石同手勒

弟子 道夷道弘道澄道榮惠明道新道宣道淵

道勒道淨道宗惠海道洪

聖恩於密藏禪師塔銘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掌詹事府事華亭董其昌撰并書

賜進士及第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郡人文震孟  
隸額

學道須歸鐵漢非將相所能利生必用金篦非人我之  
逞山有肉而無骨者難居得骨之僧人有英而不雄者  
莫荷大雄之擔若夫高朗其識剛大其氣沉潛其思堅  
固其頤眉毛掛劔血直濺於梵天舌本含蓮香徧薰於  
淨域當吾世也有其人焉其三峰禪師乎師名法藏字



於密學人稱爲三峰和尚梁溪蘇氏子也父蘭母周氏積慈善根獲寧馨報岐嶷厭於葷茹齧亂不爲童嬉觀供養具若識金環誦般若經如注瓶水十五歲剃度五牧之德慶菴焉雖初發心尚修慧業神者來告若宿命通有曰四十悟道六十歸空其懸記也二十九歲受戒於雲棲又八年受具於靈谷又十五年嗣法於金粟又六年開堂於鄧尉其閱歷也初從高峰語錄悟半醒半睡之徵故以高峰爲印心後讀覺範智證傳悟一賓一主之偈故以覺範爲印法其師承也語錄三十卷廣錄

五十卷弘戒法儀十卷五宗原一卷最後語錄一卷其著述也北禪著梵網則佛像放光開元禮石佛則石佛顯瑞其感應也老趙州云上等人來牀上接中等人來牀下接師則不然甘霖一雨甘露一味老宿與初機等觀宰官與卑田同視叩則必應誨則忘疲其接物也厥初寺名破山隱同貧子甘半菽如王膳披百結如鉢衣既而名聲普聞財施盆集有布金者委土視之藉其河潤轉我食輪礪齒有加滌腸如故其苦行也至于背觸俱非之鑪鞴佛魔皆掃之鉗錘使髑髏吞丹七而返魂

蚊子望鐵牛而退步罵豈罵耶古德之法施如此謗則  
謗耳護持之花報歷然其弘法也上堂四十餘會普說  
小叅不記其數度徒百餘受戒萬衆得法者一默成問  
石乘在可證頂目徹澹予垣剖石壁于磐鴻具德禮繼  
起儲慧刃鈿潭吉忍碩機聖先付法有梵伊致已早歿  
其傳受也師所苦心綱宗爲最五十年前紫栢老人嘗  
從事於斯矣獅弦重奏鶴和仍稀將酬未了之因豈取  
不還之果嗟乎鸞王擇乳知雲門之有人白馬馱經誤  
生公之忍死神州大乘氣象忽爾黯然江表白社風流

于茲盡矣其昌趨風日久傾蓋須臾漁父入桃源謂前途之可識慶喜見阿閎嗟再覲之無期輒應蒙求續標僧寶龍頽化城山神必來禮足蟲齧半字石丈將無點頭乎銘曰

空王弟子惟烈丈夫十號居一五葉不無臨濟行令雪點洪鑪巍巍赫赫嶽偃海枯小根小器巾幗爲徒不克負荷絕學荒蕪爰有三峰崛起菰蘆真風嚴冷古貌貞孤疑團先破得大頭顱悟無可悟吾猶故吾頻伽息響野干竟呼剖斗折衡懸絲可虞師曰危哉

慧命我扶頤此綱宗因循久矣師實間關程杵自許  
羣囂熾然如石投水或曰一花五葉如父有子父業  
既同諸諍可止或曰明取綱宗本無實法若有流布  
何成舍筏若無流布證據則乏獨是之是引而不發  
或曰得坐披衣辨魔揀異葛藤既翦符節自己不食  
馬肝亦爲知味嗟嗟蟬翼爲重千鈞爲輕折枝爲難  
超海爲易師負九鼎而輕者忌師渡弱水而易者議  
是顛倒見非差別智吾所知者天童三峰一雲一龍  
臨濟正脈瀉仰家風鐘中無鼓鼓中無鐘蓋消融于

大寂滅之海而以竹篋契同者耶

大明崇禎十二年歲次己卯四月十六日本寺住持嗣  
法門人弘璧立石同手勒弟子 弘廣濟願濟貢濟超

濟能濟應濟航濟萃濟拔濟垂濟教濟叡

祭文

歲維乙亥七月甲申吾師三峰藏和尚示寂于玄墓山  
天壽聖恩禪寺廿二日也中夜更衣誠衆勿喧顧盼諸  
子申最後言曉月淒淒素星如霑頂後神光彈指頓圓  
嗚呼哀哉師之生也後五百歲祖庭葑莽穴魑潛魅羣

狐夜嬉虎豹其文取英靈子投解脫坑惟師挺出如大力士折竹聲中指歸臨濟握金剛刀宣奪命符魔與魔民一戰而剗宇宙既清不自尊雄禮金粟堂弘揖讓風師資道合與水乳同再振滹沱芴起四宗烹煨佛祖延徙鯤鵬補天立極海內咸服師于祖庭實有勳德嗚呼哀哉功高者讒震主者疑尹父放子莫有悔知爾門外人齒其唾餘專事譖毀隨盲者趨譬彼鳳凰生于雞族子婦謹誨驚入戒出噫嗟我師求德之鄰觸諱發隱希爾變更爾既不納翻以讐陵種粟得麻豈曰無因方將

鳴鼓正告天下何光明  
幢一旦摧卸余固薄德不堪蔭  
下天人龍神永悲長夜鳴呼哀哉憶我尋師走八千里  
水宿蠶宮陸叅獠指峽風長號江濤鬱起九死不沮一  
見能許始自壬申終于此辰良工大冶朝煨夕烹以雨  
以霜隆殺互成或示孤峰禁攀絕援或示大海波澄浪  
恬龍魚驪犀瓊貝珠璧錯陳于前命我標識蒼蠅附驥  
瞬目千里不貴其能貴得其所嗚呼哀哉昔嘗與師議  
及古人我愛龍山履止幽深老子曰嘻法道陵遲賴子  
振起莫滯前規我行其難子行其易謗怒譏訶抑止我



世顧余拙訥佩此明誨業業兢兢謂恐失墜師之愛我  
出于至誠一得之長師爲賞音開智慧光翦癡慢林不  
以小悟而羈後昆嗚呼哀哉父母生我或未之訓師以  
一機撥邪反正斷生死根續如來命此恩如海我力如  
卮窮精困思百一其辭嗚呼哀哉

嗣法西蜀門人弘忍稽首謹告

三峰和尚像入牛首祖堂讚

何如寵

道力肩端懸尺鐵師恩肋下報三拳團團塔樣真無縫  
不向丹華墨綵傳

又

張瑋

三峰堂上摩金翅鄧尉山尖奮毒拳悲願慈容誰識取  
牛頭百一卷中傳

三峰大師像贊

劉道貞

臨濟綱宗壁立萬仞玄要主賓大法寶鏡杰出五家超  
越羣聖英靈代興燈傳無盡如汾陽昭如石霜圓雲詞  
電機波瀾廓然妙喜寂音輝映後先垂五百載遇風而  
災火薪失傳孰噓其灰嶽嶽三峰慧炤重來如據地獅  
如戴角虎奮迅嘖呻莫敢與伍生鍊竹篋握主中主截

斷衲僧鍛盡佛祖彼滅宗旨狐狼野干施無畏辨障其  
狂瀾中胥哭秦留侯爲韓稽首真師厥力維艱踞毘盧  
頂用魔王印提獎三毒訶斥戒定絕知見林取食正命  
欲識師真如驢覩井

鄧尉聖恩寺志卷之十四 終